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考卷十五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

鄫子爵蓋成國也不可以為附庸襄公初立如晉聽政請屬鄫晉初不許孟獻子為之言已而聽之故明年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氏謂穆伯覿鄫世子如晉以成屬鄫言比諸魯大夫是也禮諸侯之適子攝其君下

其君之禮一等則公降侯伯侯伯降子男爾未誓于君
則以皮帛繼子男之後未有屬之人者也惟附庸在邦
域之中則謂之社稷之臣卽非附庸而魯欲屬之一罪
也非受命于天子而請之霸主二罪也晉初辭之當矣
既復從而與之亦罪也巫為國之世子不能世其國廢
天子之禮而甘心于大夫之後亦罪也不待加之辭而
四罪皆見此春秋之所以為簡直者也雖然黃池之會
吳人欲以魯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

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夫以魯之大猶委命于吳欲卒之以見晉則鄫固不足誅矣

戍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公羊皆以為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是矣而何休以為刺中國之無信則非公羊之意凡諸侯圖事必會而皆在然後可序故外城

與戍與歸粟同為救災卹患而城虎牢城杞城成周以先會而後城故皆序戍歸粟或出霸主之命或各自致其好初非相期前後離至自不得而序故不序何以遽見其無信而罪之乎既不得序則姑致我之所為而已公羊所謂故言我榖梁以為内辭者而何休不能曉若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義别有見則其辭自異矣

叔孫豹所論天子諸侯軍制國語載之可以見周之遺法學者或未盡曉嘗考諸經與左氏所言所謂天子作

師者言天子之六軍也元侯作師者言牧之之三軍也
公上公二伯也天子六軍將有征則以二伯為之將故
曰公帥之以征不德肖征所謂肖侯命掌六師肖后承
王命徂征者是也肖后蓋王之三公出封于肖者孔氏
以為大司馬誤矣卿牧伯之三卿也元侯三軍將有征
則各有天子之命以其卿為之將故曰卿帥之以承天
子采薇所謂文王之時以天子之命命將師而管仲言
名康公命我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是也自非牧

伯皆不得有師但教民以衛其境則四時之田是也若牧伯出征則以其鄉帥從之故曰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而下皆無與君則以其共元侯之賦而已子服景伯亦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公帥之者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帥教衛以贊元侯者也衛州吁欲修怨于鄭而請于宋曰君若伐鄭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此則所謂帥賦以從諸侯者也季氏欲作三軍而豹以是為言蓋以魯非方伯不可有軍故曰善貢

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為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作三軍事三家言之皆不詳惟豹之言有證而左氏不載乃知左氏非魯之正史其不見當時事多矣而所載未必皆魯史故其事多失也

諸侯大夫三命書名氏下士一命書人春秋之常法也凡内大夫與外大夫盟會征伐未嘗不以其國為序自非貶而稱人者亦無以士參大夫而序其上惟襄十四年一歲而會與會伐者三向也秦也戚也惟戚會書季

孫宿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各以國見名氏莒邾稱人則是也而向之會書季孫宿叔老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則齊宋衛三國以人先鄭蠆秦之伐書叔孫豹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則齊宋二國以人先衛括左氏謂是二會齊為崔杼宋為華閱衛為北宫括皆以情貶而書人惟衛括先惰後攝故獨得復見于

戚情猶不共其職也攝猶能反之以整也不知其何據吾謂一歲而三為會魯見季孫宿叔孫豹晉見士匄荀偃蓋皆中易人矣衛見北宮括孫林父亦再易人矣惟鄭蠆未嘗易則安知齊宋衛之初皆崔杼北宮括華閱乎意左氏求書人之意而不得但見戚會故意為之說然華閱後不言攝何為亦復見也且春秋盟會征伐以大夫將事其善惡是非方責其君大夫不能其役或不終其役取賂而還或敗而喪師之類多矣未嘗一貶于

人何獨此二舉乃區區較于情攝之間是殆不然以余考之此三舉者葢晉悼公之時霸業始振向秦之會三國皆微者來非其大夫但以國為序不復以為别故士得居大夫上此悼公之為爾春秋以為是非禮不可為後法故書其實以著之何以知其然襄二十六年亦見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書人固主會者當在上而宋書人亦微者故序良霄下此悼公死其令不復行于後世者也春秋所書義之所在固有參差不

齊者獨于序爵與人麗亂尤甚不可盡解蓋變亂舊典
升黜先後惟其主會者是為故但以實書而罪自見左
氏不悟乃欲遷就以為曲說宜其不知經也
大饑為民乏食也故皆于冬書宣十年冬饑先大水也
十五年冬饑先螽也襄二十四年大饑亦先大水也僖
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皆不書饑蓋旱害稼
而已大旱雖甚未至于全不入也大水則凡所及者皆
害矣螽見經者十一而以秋書者二宣十五年居一焉

其餘或在于冬或志月者其害固不深宣十三年十五年皆以秋書而十三年不書饑亦其害有徧不徧也故大水則見饑大旱不見饑民猶有食也或者以荒政行故不饑豈有雨大旱皆荒政行二大水一螽荒政皆不行乎僖公能行荒政猶可宣公曾何足預此穀梁謂二穀不升為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以别于嗛饉康三名皆不見于經亦不必然凡民之食則志之有大焉又以志皆以重民事而已非以記穀粟之多寡也

昭公

左氏載楚子麇卒之事以為公子圍之弑而春秋不書弑公羊榖梁以麇為卷圍簒麇而立即靈王也而春秋後書靈王卒曰楚子虔不以為圍麇與圍之名皆不同或者以為臣殺君而從赴告以為卒非懲勸之意其名又皆異疑左氏之言妄吾以為左氏固不可全據然必旁見其乖違有可參驗者然後可以義斷其是非今圍之事于左氏凡六七見皆相表裏至楚子執齊慶封殺

之又載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兄之子麇而代之先後參見公羊穀梁于麇卒不為義蓋不見其事不能為之說故併其名失之而穀梁記慶封事與左氏正同但不著麇名此利害無所較而亦以為公子圍而後言慶封不為靈王服則圍之為靈王審矣且為之說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孔子曰懐惡而討終身不服其反覆如之是詳則與左氏之傳皆有自來非臆為之者也凡左氏之說其弊最

在從赴告夫春秋立大法正為𤼵人所不能知定人所不能斷也若顯知赴告之非從之而不革則顛倒名實錯亂善惡何貴乎為經惟此一事特書者盖正謂假之以見法者也學者不能曉或謂春秋有從赴告者固非而以為不從赴告而併疑此說亦非也圍為虔或謂後改為虔

春秋書内外平六其三皆曰及凡平必我所欲也以内為志言之其書及固宜矣惟昭七年一書曁齊平左氏

不知亦内平而妄以為燕與齊平君既言之矣穀梁守
暨為不得已之說曰以外及内曰暨吾以為然而不目
其事焉或者猶以為疑也夫事不可盡見固有屬辭比
事而可推者請試以宋公之弟辰不然宋公之為而欲
以還公子地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仲佗石彄則宋
之御也非其同謀而强之使行故春秋書宋公之弟辰
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此非仲佗石彄之情也至其末也
宋公復不能反三人則與辰合謀以叛故以辰及佗彄

與地書曰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由是言之君子之為暨與及之辨者豈苟然哉蓋齊自襄之二十八年慶封來奔之後魯有納叛人之責賂之四年諸侯從楚執慶封殺之魯復不預會不相通者十有一年至是始求于齊而齊不得已從之則固非齊之欲也是以變文以示之見我之不能自强而幸人之與平爾吾何以知之後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可以見矣定十年及齊平而後見叔孫州仇如齊十一年及鄭平

而後見叔還如鄭涖盟則婼之盟燕何預焉其不知曁之義既妄以為齊求之又從而附益之以燕之事信乎左氏之好誣也

左氏以去年冬齊侯伐北燕今年正月書曁齊平遂蒙上文以為燕曁齊平春秋不書外平惟宋人及楚人平以宋故也自春秋之義燕齊何為而得書乎左氏又不別曁與及之義曰齊求之也且左氏先載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至是又載燕人行成

歸燕姬瑤罋玉櫝斝耳不克納而還審如此是燕人懼伐而以賂免乃燕人求之安得言齊人求之乎若曰齊人求之則經當書暨燕平事與解自相反詳其文意燕人行成本與晏子言相續終去冬伐事暨齊平屬明年正月初不相干左氏不曉經旨又不推魯事因文生義離而為二判行成事繫于齊平之下以附會其說爾左氏此弊最多好以兩年事相蒙如實來且以連州公況此在疑似之間公羊穀梁不言所平公羊但解暨義不

見其事不敢意決此猶有所忌憚也今據經齊侯伐北燕後六年見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是前伐未服六年而後再納簡公則燕齊固未嘗平也而齊平之後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平之而後盟之則其平在魯無疑矣此不獨燕魯之辨要知學者當取信于經讀左氏者不先識其獘未有不為其所惑也

葬陳哀公凡葬諸侯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今陳已滅矣無葬之者蓋其輿嬖袁克也袁克殺馬毀玉以

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由是言之國已滅而無臣子自其嬖葬之固不以告則魯亦不得而會也且是時楚方強師猶未退縱袁克來告魯亦何敢不憚楚而遽會乎況袁克欲以馬玉葬而不得僅請行其私畏之而逃其不能告亦已審矣吾是以知楚因袁克之葬奪之自以為名告于諸侯以掩其滅國之惡故魯得而會袁克所以請私于幄而不敢專尤以見主其葬者為楚子也

平丘之會晉欲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易也此非文襄之所以令諸侯者歲聘以志業以為大行人所謂歲相問聘義所謂比年小聘為明王之制可矣間朝而講禮以為殷聘可乎而言自古以來未之或易考之春秋之世未必皆然昭公九年仲孫貜如齊左氏曰殷聘禮也杜氏謂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修盛禮是蓋以

殷為盛不以為中其于三年遠矣而左氏于襄元年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發例以為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文元年公孫敖如齊發例以為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既非先王之制又非文襄之令故成四年宋共公即位使華元來聘襄五年鄭僖公即位使公子發來聘左氏皆以為通嗣君是乃末世之所為而以為凡非也要之春秋之聘若皆比年之問則小事固不書而殷聘

如二禮之所載使皆得其節則亦常事不書凡書者皆以有為為之而非禮之常者也

叔孫豹謂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言小國亦無教衛之軍但共賦而已賦即軍賦周官縣師之所載者也春秋之時王政雖不行于天下然此法猶在故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于晉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楚文王伐鄭鄭使王子伯駢告

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馬儆而師徒以討亂而蔡人不從敝邑悉索敝賦以討于蔡則鄭于晉蓋有常賦矣然鄭伯如晉不以時見子産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則不特有征伐而後供雖無事而朝亦有焉益僭天子會同之事如縣師所言此霸主之命猶之可也而衛州吁請于宋欲伐鄭而言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豈以宋二王後為公而得專征者歟若魯伐邾

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則魯蓋嘗賦于吳矣楚子重請求申吕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吕則申吕嘗賦于楚矣蓋當時吳楚皆爭霸惟其强之從雖魯亦不專于晉也故黄池之會吳人將以魯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

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則魯舍晉而事吳有自來矣晉自平公失政而趙武專國至是三十餘年一會于厥慭將救蔡而不克一會于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六卿後偪而三晉之兆已成故雖魯事吳亦不能討也

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預祭疾遽作而卒此事之猝然出于非意者故曰涖事籥入而經非

謂叔弓卒于外而以告也魯能一時權宜去樂卒事為得禮故春秋書而與之而穀梁乃以為君臣祭樂之中大夫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公羊以為君有事于太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是謂大夫卒君在祭禮當得告此蓋不見叔弓涖事而卒之事妄為之説也檀弓記衛柳莊有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

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夫言當祭必告者謂祭不當告故特使之告也請于尸而後往者謂不當廢祭故請于尸也此皆以柳莊之賢有為而為之若于禮當何用當前期而命請而後敢往乎凡檀弓之所記皆禮之變而春秋之所書亦非事之常故柳莊之舉見録于檀弓叔弓之為特書于春秋不然自當為常事不書矣仲遂卒而譏明日猶繹者蓋古之祭者必齋所以一其思故祭之日喪者不見既聞其死而致其哀矣若

聞樂而祭則忘其哀若祭而去樂則貳其思故寧廢祭
今既已在祭而有卒者不告而卒事未害其為恩也可
以不告而告反使不得成其祭而去樂以為哀則不終
以為祭則不一先王之制禮豈如是乎宗廟以事其先
重也大夫國體亦重也卒祭而聞大夫死以大夫為重
則可廢其明日之祭大夫卒而在祭以宗廟為重則可
使待而不即告其輕重蓋更相權矣涖事而卒于祭樂
之中出于事之變則既不可廢祭又不可廢哀是以許

其去樂卒事為兩不相傷者春秋之義而非禮之正也

公羊穀梁其末之思矣

左氏記周景王葬穆后既葬除喪與晉荀躒宴叔向以為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于是乎以喪賓宴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謂天子絶期惟服三年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又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譏其不遂今雖不能遂服又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孔氏為義不言天子

諸侯絶期何據而謂禮葬日為虞既虞之後乃為卒哭之祭喪服傳稱成服之後晝夜哭無時既虞之後朝夕各一哭而已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也傳即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由是言之杜氏本無見于禮惟從傳而已故引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吾謂此正周之末造魯何足以為證果爾景王葬穆

后而宴亦何不可而叔向譏之乎杜氏正是不曉叔向之言孔氏又仍其失而弗悟也宰我欲為短喪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以為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滕定公薨孟子使世子服三年喪其父凡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孟子以君薨聽于冢宰者言之若然豈有三年之喪而不終者乎春秋之時諸侯在喪或葬或未葬或踰年或

未踰年而出從盟會征伐之事者多矣征伐以霸主命衽金革以從戎猶云可也盟會未有無宴享者而甘心從之則謂卒哭而除喪者未之前聞也天子諸侯絶期以示尊者有所厭而臣其兄弟者則廢其服宜有之矣三年之喪其誰廢之叔向以三年之喪遂服為禮此孔子孟子之言也謂景王雖不能遂猶不當從宴樂于非禮之間又失禮焉爾而杜氏遽附會左氏之言而從之其妄可知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

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此蓋慶父之亂閔公弱不能自立君臣相與捨喪禮而從吉服檀弓因記其非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者其在是乎然則春秋諸侯在喪而從外事或自怠而忘哀或迫于霸主之令其惡不待貶絕而見以喪禮行者則書以子以吉禮行者則書以爵春秋亦從其實而已矣吾既言景王之非考之左氏非特此而已諸侯大夫會葬晉平公畢因欲見新君叔孫婼以為非禮叔向果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吊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既葬而見新君此禮之所宜然喪既未除以喪見何為不可乎此蓋謂葬而未虞未行卒哭之際欲以喪禮是則葬矣以吉禮見則未除喪故難之杜氏謂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者是也晉昭公立鄭定公朝嗣君是時鄭簡公卒猶未葬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侯許之左氏以為禮子産所謂未

免喪者以簡公未葬也若簡公葬則子産從之矣非謂終三年之喪也故杜氏亦云子産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而左氏遽以爲禮由是觀之豈非習俗所見以爲當然而弗悟其失乎故春秋諸侯在喪葬不問踰年未踰年其出而從盟會之事居而修聘問之好往往皆稱爵鄭莊公以桓十一年五月卒七月葬厲公以明年十一月出會盟書鄭伯齊僖公以桓十四年十二月卒明年四月葬襄公以五月出會艾書齊侯邾莊公以定三年

二月卒秋葬隱公以冬出盟扳書邾子鄭襄公以成四年三月卒四月葬悼公以冬伐許書鄭伯此皆其君以為除喪而以嘉禮行者也宣之十年四月齊惠公卒六月葬而頃公以是歲冬使國佐聘魯稱齊侯則在其國中無不稱爵也既葬而猶稱子惟洮盟衛成公一人而已左氏以為修文公之好杜氏謂述文公之志降君從未臣君若然此時為新立固不為在喪也世衰道微先王之正禮不行于天下雖喪禮猶然而况其細者乎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或者以為待放故出不自曹自鄸鄸會之邑也故春秋特加自鄸焉亦非是古者刑不上大夫凡大夫有罪皆釋位而歸其邑以聽君命賜之環則留賜之玦則去謂之待放既言出奔矣安可復為待放乎若云不待君命而自奔則止當言奔何用更見鄸若云自鄸賜玦而出則止當言放不應郤言出奔奔與放二名不得相兼也吾是以推臧武仲據防後人意以為必有要君而不獲者乃奔公羊穀梁皆以為叛微

得之而不盡也

左氏謂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豹乃與北宫喜褚師圃公子朝同作亂而殺縶而于邾黒肱來奔發例曰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為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此事兩皆無據甚矣左氏之不知經而妄為之說也且縶之禍審出于齊豹等此與鄭尉止西宫之

難何異以豹為非大夫賤而書盜可矣而豹為衛司寇乃謂之求名而不得夫身為正卿以私怨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為名而求之乎杜預附會其言以為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此尤可笑夫不畏強禦如孔父之子宋督可也豹挾黨專殺致其君出正使春秋不以為盜豹遂可為不畏強禦者乎晉欒盈鄭良霄皆自外入為亂覬攻其君而不克者葢有甚于豹而春秋不以為盜但絶去不稱大夫何豹但殺其君之兄而盡春

秋大夫之惡獨以此一人起例耶論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為欲葢而名章亦非是以地來奔法自當書若書地而不書人則來奔者誰乎必以為竊邑叛君以儌大利而著其名則邾畀我邾快來奔彼不竊邑何以亦名其說自不能行葢諸侯之大夫出奔未有不書名者所以目其人此常法也左氏但疑邾莒為無命大夫前未有以名見者而忽見三人以地來故鑿為之説不復顧畀我快之自相戾不知邾莒無命大夫若以事來自當

與秦術吳札同以名見但適無之而僅見于此三人兩
齊豹既以為司寇不通尉止書盜之例故亦臆為求名
之說不知豹若未嘗為司寇而史誤或實嘗為司寇而
縶奪之不在其位既與北宮喜褚師圃等同作亂自當
例書為盜若以欒盈良霄例直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
則是兩下相殺且有北宮喜褚師圃不同豹專惡則不
得不槩目之為盜此于經旨自當然吾疑豹事終不可
據春秋凡弟為大夫以親責之不氏公子而書兄弟蓋

自常例此但正衛靈公不能保其兄而使盜得以殺之義在書兄不在書盜豹之隱顯非春秋所致意縶為公子安能不由君命而自奪國之司寇與其邑審或有之縶之得禍正當以兩下相殺為文未可全責靈公之不親親不應春秋反與秦鍼衛鱄同辭是亦左氏欲見縶挾君之兄其强如是而成豹敢殺之以為名之意爾

衛縶左氏本作縶字謂之公孟古者謂嫡為君而餘兄弟之最長者為孟不必專論嫡庶魯慶父又氏孟孫是

也則縶當為衛靈公之庶兄靈公以嫡立縶自不得君無害其稱兄也公羊穀梁文作輒此聲相近而誤二氏不知傳之謬但見輒稱兄而不得立遂以魯衛之俚言為證謂輒有足疾不得入宗廟春秋固有以疾名人者乎據左氏齊豹之亂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而擊之若有足疾何縁能騎是殆蔽于毋兄稱兄之例求其不立意不得而妄意之且以足疾為輒衛人之辭也衛出公亦名輒何以不謂之疾輒乃出公之伯祖亦

不當同名則左氏所謂繫者是矣不詳其字猶謬況不詳其義乃知二氏不知而作敢鑿為之說不疑有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王猛事三家言之皆不明穀梁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曰王猛嫌也于入王城則曰入者內弗受也于王子猛卒則曰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謂之嫌而不卒是以猛為不正而不得立者也公羊曰稱王猛何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又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

王子猛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其意大抵與穀梁同而曰未踰年之君者謂猛為已君也吾以左氏考之始言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起欲立子朝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夫謂朝為亂則是猛之為太子已定于景王而朝以寵欲奪猛也及景以乙丑崩言劉單以庚辰見王者王即猛也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則是猛

已立而見羣臣矣自乙丑至庚辰歷十六日猛之位已定而後以王見羣臣懼賓起與羣王子猶有黨朝而不從者故殺賓起而盟羣王子自是記猛事皆謂之悼王則猛卒又已謚矣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故未踰年君死亦曰小子王雖不成其為君而不可不以為王此猛之所以得稱王也為其未踰年故加之名以為辨猶魯之子赤子野之類也其死不言崩而繫之子未成君之通例也若是則猛蓋當立而嘗君

矣故杜氏釋盟羣王子云猛次正單劉欲立之言稱猛云書名未即位言卒云未即位故不言崩所謂未即位者未即明年之正位非未嘗君也而學者遂以猛為不當立即未嘗君夫敬王猛之弟也亦立于單劉春秋稱之為天王則猛何為而不當立乎公穀不見猛事之本末但見君名則謂之以當國為嫌書入則槩以例推内弗受為篡書子猛卒則以為不與當是知其為未踰年君而不知以未踰年君之禮論之也夫敬王立不書而

王子朝立書穀梁固以為立者不宜立也是春秋正者立不書而不正者立則書矣今劉單立猛亦不書與敬王同使不當立則何為不書劉子單子立王子猛乎凡王畿之外自天王言之皆所得居也故前乎此則襄王書出居于鄭矣後乎此則敬王書出居于狄泉矣今猛亦書居于皇與襄王敬王同則猛豈非以其得居乎葢王子朝之辭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又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則猛者太子壽

之母弟嫡而少者也朝者庶而長也者猛雖少而王后之所出是亦嫡也故景王先立之而朝亦獨以太子爲嫡而謂已爲庶長故爲無嫡立長之言此春秋所以與猛不與朝也

王猛王子朝之事左氏雖載之詳而不明言其當立公羊穀梁則疑以爲不當立左氏雖稱之曰悼王而亦不明言其嘗爲君公羊則直謂之未踰年之君二說不定春秋之與奪無自而正吾以傳與經參之然後定猛爲

當立而未成君故于經之義皆通說春秋皆以尊者見畀者正者見不正者王子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然春秋未嘗及子帶以襄王為尊也舉襄王之亂自見矣今猛與朝審皆羣王子未知孰當立則朝以羣喪職秩等作亂不書止書王室亂而猛居于皇居于王城與卒凡三見至于敬王即位尹氏立之而後益見則見猛不見朝與見襄不見子帶者同猛之當立一驗也凡經書襄王出居于鄭敬王居于狄泉皆以王土所得居也今王

在王畿乃與狄泉之例同書居是亦猛之所得居猛之當立二驗也猛與朝皆王子朝書王子朝則猛亦當書王子猛與子子突王子瑕之例均矣令猛獨變文去子稱王猛别于王子朝使不得並見其為子猛之當立三驗也故杜預言王子猛次正而得立子朝為王之長庶子夫謂朝為庶長則猛宜為太子之母弟雖幼而貴則當立矣此春秋之與猛所以見于前之三驗也

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論吾既言其非矣以左氏所

記王子朝及魯穆叔之辭考之尤以見先王之制而公羊不及知也王子朝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古之道也景王子太子壽卒穆后之子也而立猛則太子之母弟太子母弟是亦嫡也而朝乃以其少而欲以庶長先之是必太子而後為嫡焉春秋所以正其名為王而以君薨之辭繫之曰王猛者蓋欲別于王子朝也魯襄

公薨無嫡立胡女敬歸之子野以毀卒季氏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是為昭公故穆叔以野為非嫡嗣何必娣之子由是言之太子死當立其嫡不以長其無嫡當立其長不以其貴猛之立嫡也非貴也使猛而非嫡則朝可以奪矣昭公之立貴也非長也使昭公而長則穆叔無以異矣一以為古之制一以為古之道是猶先王之遺法者歟楚平王卒昭王雖太子而非嫡子西庶長也故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而曰太子弱其母非嫡也子

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辭而止夫無嫡而非庶長雖昭王已立為太子子常猶欲易之況未立乎是庶長之當先雖楚蠻夷之國猶知之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初不見戰公羊所言吾固言其非矣穀梁言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亦非也邲之戰以荀林父及楚子曰晉師敗績矣自不得言楚敗晉師何云中國不敗乎左氏云不言戰楚未陳也葢左氏以吳先以罪人犯三國故云爾此皆不

通經而妄意為之說爾凡春秋是楚敗中國未有言戰者蓋畧之也故荊敗蔡師于莘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三書皆同一辭敗中國則言師交相敗則不言師雞父之役猶言荊敗蔡師于莘春秋之常法也何用别其偏戰詐戰陳未陳乎故殽之役貶晉襄公而言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者正以外之之例貶之也若邲言戰言晉師敗績鄢陵言戰言鄭師敗績萏荀林父晉侯主戰此自中國之辭不可以通前例也

晉侯黑臀卒于扈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

春秋諸侯卒而書地者惟此三見葢卒于寢正也卒于外不正也卒者人道之終正不正不可以不謹而况于國君乎故不卒于正寢者皆地魯君雖卒于高寢小寢楚宫臺下未嘗不志自公羊始為諸侯卒于封内不地之說學者惑之扈與鄵與曲棘皆其封内則為之辭曰扈卒于會以其未出境故不書會鄵為臣弑君而隱之曲棘為納昭公而録之其實皆非也葢公羊徒見陳侯

鮑卒不地故鑿為此例不知鮑自以國亂不暇以地赴春秋不得而書爾髡頑吾以辨其非弒正使真弒諸侯弒而見書者多矣何獨于髡頑而以隱乎納昭公者為其與我為好也諸侯與我為好者亦多矣何獨見于宋公而録乎若以其在國外是在外則隱在國中則不隱在外則録在國中則不録非春秋之義也二説既不可通黒臀卒是自會散而卒不可言卒于會故以常法而地則鄭伯宋公皆自常法所應地何用別為我也杜預

知其封内之言不可從故又以邑為從地不知其何據果卒于會不問晉地魯地皆當書會何為獨此地也且魯諸公凡不卒于正寢惟隱公薨于鍾巫氏不書葢隱以其弑且内大惡既不可言正寢又不可言别地疑于國外故皆不書春秋為法之嚴如此苟自其異者察之無不得者寧學者未之思也

先王哀邦國之憂為凶禮者五曰喪曰荒曰弔曰禬曰恤未聞所謂唁者葢唁以言相弔者也諸侯之義既力

足以相及則救患分災無不可為至于侯伯之征則請之天子以討罪亦其任焉邢遷夷儀春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氏謂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為禮者是矣惟詩載衛懿公為狄所滅許穆夫人閔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載馳之作序詩者以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歸寧而賦是詩葢是時懿公已亾夫人義不得歸寧則唁之為言施之許穆夫人可也昭公迫于季氏而出奔春秋為內辭書曰孫公

于齊次于陽州為齊侯者當率諸侯討季氏正出公之罪以納公公雖暫止猶不失為寓公而徒見于野井取鄆以居之鄆固公之國也不能納之國中而處于封外烏在其為齊哉君子以為納北燕伯于陽齊所能為而獨不能施之魯楚猶能納頓子于頓而齊不能曾楚之不若乎故野井之會特書曰唁及鄟陵之盟亦可以有為矣而反縱其臣納罪人之賂以謝公及公求于晉晉霸主也宜有異于齊者而復辭公故齊再以高張來唁

蓋幸之也晉頃公既卒國自有喪意如得乘其間以為適歷之會定公亦使荀躒來唁公夫豈有以臣出君君在其境不會而會其臣者乎是尤齊侯之不若也齊不若楚晉不若齊二國之罪有不可勝誅者矣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黎之臣子責衛宣公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賦旄丘之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至其卒章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昭公徬徨于外以待兩國者五年其流離

亦已甚矣而齊晉君臣方且以空言款公何但充耳而罔聞知乎此黎之臣子猶能以為言何況于春秋故聖人特三書唁以表之而穀梁乃謂弔失國曰唁是乃因文以為之辭其亦未嘗有以先王之禮告之者也

昭公在鄆曰居于鄆在乾侯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外也居者據而有之之辭則在者止焉于是之辭六經之言本不相通近世學者好附會摘一字為證此最大獘然亦有灼然不可誣者吾讀易至居上位而不驕在

下位而不憂然後盡春秋别二字之義鄆雖小我猶居之則在上而尊矣乾侯寓于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不足以敵矣宜有屈為下者其書公在楚亦若是不然易豈徒言之乎

昭公取闞左氏穀梁皆無文獨公羊以為邾邑曰不繫乎邾諱亟也非也蓋自取根牟取鄟取邿公羊皆以為制邑諱亟不繫國故此亦以其辭同不概言之爾按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闞闞魯邑也左氏記公欲伐季氏

叔孫婼如闞及公在陽州自闞歸見季公則闞為叔孫氏之别邑也此文繼于公在乾侯之下蓋自公孫于陽州凡魯境皆迫于季氏而叛公故鄆待齊取而後得居圍成而弗能克未幾鄆復潰而無所歸久留于乾侯至是叔孫婼死矣僅能得闞未及反而薨故内邑與外辭同言取所以甚公之失國闞一邑猶若他國而取之則其餘皆非公之所得有故俟齊侯取鄆鄆潰圍成取闞非特見季氏之逐公而已亦以著公有

民而不能服有地而不能守圍成猶見公取闞不復見公所以著公之深恥而三家皆莫能知也杜預曰公在乾侯使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夫既我邑也安用誘乎是徒區區泥取之一字陋矣

春秋考卷十五

春秋考卷十六

宋 葉夢得 撰

定公

嗣君繼立不論正與不正皆無不即位之禮吾固言之矣惟定公有元年而無即位葢實惟即位不可以追書古者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即位此喪次之位也明年改元然後正即南面之位故書即位昭

公既薨於外而未有君至六月逆公之喪至壞隤而後立定公則正月至于五月昭公猶未殯國猶昭公之國及公之喪至自乾侯而立定公以癸亥至戊辰即位蓋歷五日而殯殯而後即位此即南面之位也曠年不可以無君不可待明年而後改元即位此亡乎禮之禮君子許焉故書曰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年可追書位不可追書故正月可稱元年而即位必以六月然國而有君孰使非其節而不得行其正禮必

有受其責者矣則魯之羣臣自亦不能逃其罪矣

魯昭公之子公衍公為公果公賁公衍公為之生其母偕出于産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故公為為兄及昭公之出始季公若怨季平子獻弓于公為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以告公果公賁因以告公遂至于出公居鄆公衍入羔裘於齊而喜與之陽穀故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公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

久矣乃黜之以公衍為太子公薨叔孫成子逆公喪于乾侯使告子家羈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子家羈對曰立君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而奔宋即位是為定公昭公之弟也昭公既命公衍為太子矣公衍公為公果公賁皆庶子而公衍長則宜立者也季氏奪公衍而立定公則定公葢授于季氏而不授之昭公以不當立奪所當立以非

所授奪所應授則定公之立非正矣此所以不書正月也

凡諸侯卒五日而殯既殯而後即子即喪次之位始君之也明年朝于廟以見先君然後即南面之位改元以臨其國人此有國之常禮不幸有不得行與不及行則以義而起之有不失其宜亦君子之所與也晉厲公死悼公以諸弟周入立以即喪次之位則過矣以待明年則國無君故以辛巳朝于武宮乙酉即位于朝歷五日

而後見即位葢以既殯之節為改元之節也定公之繼昭公猶悼公之為也然見即位而不見朝廟則異乎悼公之為禮非世子而嗣位者尊之非君也親之非父也其辭與君父一施之者受國焉也悼非受國于厲定非受國于昭雖欲為君父之辭而不可得朝廟而後即位猶有受之先祖焉未失為亾乎禮之禮也定即不知出此曾謂魯之諸臣不如晉之諸臣乎春秋顯書其日雖以既殯之節許之乃其無所受命焉而為君者亦不能

逃其責也

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推是等而上之則天子之喪諸侯以大夫弔卿會葬乃其節歟諸侯葬天子于禮無正文攷之以禮諸侯之事上莫大于朝然先生分五服各以歲一見五年而一周是一歲之間朝者惟一服而四服常居其國故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禮所以為是別者天下之大以王國言之諸侯之衆一歲盡

至則禮為煩以諸侯言之列國之事一歲盡至則失所守此先王所以權輕重而制疏數之節也然則王喪天下其可皆至歟周官國有大故大司徒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小司徒帥其屬而蹕于王宫凡所以謹非常嚴事守也而况五服之廣襄王之喪魯使公孫敖弔不至而奔于是叔孫得臣往會葬其弔葬者以卿春秋無譏焉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謂其非卿也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遂使叚如周則子展固以上卿為當矣此周之遺禮猶有存者晉文襄之霸令君薨大夫弔卿供葬事蓋僭王禮周之末造時也而魯諸公復有會齊晉楚三國之葬邾子滕子有來會魯之葬惟强弱之所為則禮于是盡亡矣穀梁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是說也穀梁蓋以為君親之不知其何據吾

未敢以為信焉

吳入郢公羊穀梁作入楚左氏作入郢或曰左氏誤非也此春秋之新意正當作郢春秋外非國未有書入者入國亦未有書地者固宜為楚也入之為言得而弗居也雖概以為貶然未有以見惡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而還其入而不失禮有如鄭之入陳者焉使吳概得書入楚則與陳何辨故君子變文以異之言郢而不言楚不與其得入楚也於越入吳

無大過亦得與中國同例郢不得為楚非惡楚謂吳罪尤甚也大凡經字三家不同者左氏近實為多此前柏舉之戰公羊傳作伯莒穀梁作伯舉亦當以柏舉為正則以郢為楚無足怪疑二氏皆口傳而氏見策書書是以音同而字異也

外傳記晉文公請隧襄王弗許曰先民有言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創制天下以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改玉之為言君臣之禮不同

其玉有别則行亦異左氏載季孫意如卒陽貨將以璠璵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若然則昭公之出意如葢嘗以君之服而見宗廟矣璠璵是也陽虎仲梁懷皆季氏之家臣陽虎不與季氏故欲暴其惡于既死之後仲梁懷欲掩之故言既復從臣位爲改步則璠璵亦不當斂也此事他書皆不載惟畧見于陽貨之言意如既逐昭公而内無君宗廟之祭諸侯之事其誰主乎昭公在外七年魯固未有歷年虚其宗廟而不祭者也季孫

意如之會適歷仲孫何忌之會成周諸侯赴卒則葬之大夫來奔則納之是將何所受命而春秋于祭祀則無別見于會葬與奔則無異文與有君者同書焉葢諸侯朝天子其國中之事必以卿攝之故與其君同意如不受命于君則自攝之矣自攝與簒何異春秋不變其詞而一施之葢知宗國之事君子所難言後世必有觀其時而察其事者陽虎為有證也適歷之役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為之辭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我來受其無咎意如于是始練冠麻衣跣足而聽命則獻子之為也及昭公不聽荀躒告之曰子姑歸祭則意如之主魯祭久矣不然使意如事君之恭誠若是昭公有晉之援而卒謝之豈知終不可使北面而事之者乎

定六年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左氏公羊文無何字哀十三年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文無曼字此經之闕文爾微三傳參校無以知也而公羊遂皆以為譏二名非禮

葢未嘗見二傳而妄意之也且禮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諱徵不諱在諱在不諱徵其傳之久矣未有以二名為非禮者寧公羊未之聞乎諸侯之臣前此以二名書者甚多叔孫僑如季孫意如之類皆著于經而曼多何忌亦自先見正使非禮何以獨譏二名又至是而後始發也公羊雖不盡其說而何休以為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惟有二名其妖妄至於此極然推公羊之意無自而然必有以啟之者

新周之謂信有證也是真無所容于孔氏之門矣左氏穀梁闕文傳皆不為義獨杜預范甯為之辭意二傳闕皆在傳成之後獨公羊傳經遺脫是以得肆其誕而不疑也

左氏傳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孫墮費公山弗狃帥費人襲魯孔子以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而服至墮成公斂處父為仲孫氏謀不從公遂圍成按子路季氏之家臣爾非魯用之而授以兵固未必

能墮費何縁得三都而墮之耶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若然是二臣感孔子之化而自墮非子路能墮之也故家語亦言孔子言於定公以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叔孫氏不得意於季氏因公山弗擾襲魯如左氏所云以吾考之此皆欲尊孔子而妄為之說也論語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若孔子使

子路墮費安有名而反欲往者此蓋弗擾自畔季氏非畔魯者孔子欲從之必有說矣既名孔子又安得反有襲魯之事按經定公十年孔子為司寇相公會齊侯于夾谷之後連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再以兩師圍郈郈叔孫氏之邑也左氏謂叔孫氏之臣公南欲殺州仇不克以其黨公若為郈宰州仇復以侯犯殺公若而侯犯叛州仇遂與何忌圍郈後二年而經書叔孫州仇墮郈則州仇自以侯犯叛而壞其邑之險何預于子路既而復

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以論語為正則季氏亦以公山弗擾之故也末書公圍成成孟氏之邑正如公斂處父之言謂成為孟氏之保障無成則無孟氏使孟氏偽不知而我不墮則成之圍亦何忌陰與其臣同謀以拒魯三者與孔子畧不相及其言自相異則何足據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使孔子為政于魯得行其志其于三家處之宜有道矣必不至輕用一門人也抗必不可遽去之三家而反貽患于宗

國是何足為孔子葢孔子嘗謂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豈以天子弱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至于陪臣執國命雖大夫亦不能自立故郈有公若公為之亂而費有公山弗擾之變至成而公自為之行焉故前見大夫而自圍其邑後見大夫而自墮其城且皆帥師如外伐然所以示公室之至衰微論語其悠謬之傳參見于左氏公羊與家語以亂經者殆未可察也

滅國而後復見者經皆不載其所以復葢以告不告也蕭本宋邑蕭叔大心以平宋亂之功得封為附庸事在莊十二年至宣之十二年書楚子滅蕭附庸不言滅葢蕭後進為國矣然定之十一年復書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蕭仍為宋邑葢楚去蕭遠不能有其地故雖滅之復以其地歸宋而宋以為邑也襄六年書莒人滅鄫而昭四年書九月取鄫鄫已滅于莒則魯得復取之葢莒屬鄫以為附庸為魯所取爾凡取邑繫國國取而

不繫國者皆附庸也定六年鄭游吉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十三年許男成復見卒葢復亦再封之或以不告或史失書也

成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内邑也内邑初未有言圍者自成之三年始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可至昭之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費吾大夫之邑而不能服則醜矣吾大夫之邑若以一軍圍之猶之可也至定之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以二軍圍

之則醜矣然猶曰吾大夫自圍其邑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十二年公至自圍成則國之為國者無幾醜不足言也故定公之圍特書至焉凡公之出未有不告于廟歸而必書至此禮之常也然在其國中者春秋皆畧而不書以為此在吾境內無嫌于公之不返也昭之在鄆固欲書而不得于是以定見焉則三家之惡有不可容于天下矣

石尚歸脤先儒多以禮有受脤無歸脤為譏非也歸脤

以交諸侯之福此禮之明文安得為無乎夫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必言國者知其非在京師也歸脤在聘覜問慶賀致禬之間合而為六此正謂諸侯以故不能來祭者王歸之以致其恩焉周惠王使宰孔賜齊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葢其事據穀梁生曰脤熟曰膰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生也以饋食享先生則熟也脤當為血祭之肉膰當為饋食之肉齊胙以有事文武而賜乃饋食之

肉則非特歸脤亦見歸膰矣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葢膰惟及兄弟之國而齊以其功宋以其客天子之特賜也行人之六禮言脤而不及膰通異姓之國爾周之盛時諸侯以職來祭共其祀貢駿奔走以執籩豆未有敢後其祭于國又有以胙致福于天子之禮天子受而膳之既不失其職又能致福有故而不能來然後以胙歸之彼有致福則此有交福報施之道上下之為稱今魯之來祭與致福未必皆盡

禮而反歸脤所以見譏非謂天子而不可歸脤也

邾子來會公三家皆不必義杜氏以為不用朝禮故曰會何休以為非會于都則二氏以為會公于國中也惟范甯言會公于比蒲學者多從二氏蓋以會不言來朝來聘來盟例推之在中國言來國外不言來故疑其為入國中之詞也吾以為不然會不言來者蓋會者諸侯相與命事不主于公與朝聘盟者異不可言來來故在他國合為一辭不必以來為辨乃公在比蒲而邾來會

非以命事爲公而會𠷣此與晉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者同故惟此三書皆特言公比蒲蒙上文則不再自地其言來者沓與棐皆境外而比蒲則境内之地也且來戰于郎亦言來何必入其國中而後言來乎蕭叔朝公不言來正謂朝公于穀穀齊地自不應言來以文考之其理甚明不必范氏而後知也

姒氏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

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此為聲子發也聲子者隱公之妾母也方春秋初諸侯尚謹妾母之禮而隱公又有致國于桓之志故不敢致其為夫人則三禮之不備無足怪者若姒氏審為定公妻始逆而至固已稱夫人矣何以待此三禮備而後得稱耶且前言不稱夫人本不為三禮不備以其妾母非夫人故不備三禮不得言薨與葬也今乃為不赴不祔而不稱夫人則是嘗為夫人以其不備禮而貶之其說自不可通杜預言公未葬

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此尤非是定公雖薨相距不遠然臣子既能葬姒氏何難于赴與祔而不為審果不祔則哀公終身遂不祭其母耶杜氏又謂反哭故書葬且前例言不稱夫人故不言葬非謂不反哭杜氏見三禮所闕者二而此書葬故取此一語附會成就之爾穀梁以為妾母是也凡諸侯自成風以後妾母皆致其為夫人故敬嬴書卒葬皆同正夫春秋以成風見之故不盡識姒氏葢定公始薨

哀公未踰年未暇致其爲夫人故不得與敬嬴等並見此其實也度左氏意亦若以爲妾者特以其書葬與前例不同故疑之不敢顯言杜氏遽以煩於喪禮爲言此不特不知經亦不知禮不知傳矣

衛莊公娶于齊詩謂之莊姜晉懷公娶于秦左氏謂之懷嬴古者婦人葢有姓繫其夫者矣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考仲子宫見于經皆在惠公僖公之後妾不得配其主故可繫之于其子敬嬴與襄公之定姒已致

其為夫人則非妾也故可同夫人舉氏哀公之定姒方當喪未君既未可致之為夫人又未可繫之于哀公魯人尊之以配定公謂之定姒葢猶姜氏之配莊公嬴氏之配懐公其傳之有自矣春秋從而不易也

哀公

盜賤者也古者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于諸侯傳質而後為之臣賤者庶民無傳質之道則不為臣故民為其君服皆齊衰三月以其不為臣故不言弒其君而言

殺蔡侯申然則閽弑吳子餘祭不見名不曰其君則何以謂之弑乎周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此皆刑人先王不以有罪而終廢人者也然而太宰閽人言王宫每門四人而無其官葢所謂刑人者皆王宫而被刑者也大夫士不同各隨其官而任之吾何以知其然楚鬻拳以兵諫楚子而自刖楚人以為大閽猶有先王之舊典也謂之大夫士則已刑而去其位不可見名于其君謂之賤者

則有職守于王之宮門不可言殺故雖不以君臣道而別乎賤者猶曰弑焉所以正人君之不能以其官也閽人之職潛服賤器不入宮賤器者任器之可以害人與兵同者也使吴子而能謹此雖刑人其何得肆乎而禮刑人不在君側夫不在側可也固不害其為門闗内囿古之因材以用人雖籧篨戚施且不廢況不幸而被刑者而公羊穀梁皆為君子不近刑人之説葢誤矣左氏謂吴伐越獲俘以為閽使守舟吴子觀舟以刀弑之既

言閽則不得使之守舟其事則是其言則非也穀梁謂寺人亦非是寺人奄也寺人掌王之内人及相道女宫出入之事何言不得近記禮者遂謂閽為門吏之賤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葢又公羊穀梁誤之也

左氏言蔡申事以為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則弑昭侯者翩也故杜預以翩為大夫據左氏記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事以為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五族之喪

田者帥賊以殺三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今翩則蔡大夫何為不以名氏見而謂之盜耶蓋左氏不了書盜之義或謂之非大夫或謂之貶辭故于盜殺衛侯之兄縶言琴張弔宗魯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以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曰盜則意以翩為不義與盜同書而不得以名見也蓋亦妄矣天下之惡孰大于弒君春秋未嘗加之辭以為極天下之辭不足以為貶姑著其實賤者弒書盜公羊所謂賤者窮諸盜

者也齊豹之事固已不足信况此又施之翩乎是殆以文之鍇射殺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盱而春秋見書公孫辰出奔吳因信其傳而妄意之此事葢全無有公孫辰之奔累于申或别以他罪不可知要弑申者非翩盜非大夫既不得君蔡侯所以不言弑其君而謂之殺蔡侯申其不以君臣道者春秋之法也何大夫之云耶

或曰未踰年之君無子則不計世不立廟踰年則計世

立廟乎曰然齊荼是也齊荼未踰年之君也陳乞弑之而立陽生矣齊人不以計世立謚而曰安孺子然而春秋書曰陳乞弑其君荼是成其為君也安有君而不計世乎不謚不廟齊人之失也然而陽生當立者也而未君齊荼不當立者也而已君當立不當立者其人也成君不成者者其義也春秋不以人廢義不以義廢人各以立權之而已故晉奚齊荼皆不當立也奚齊未踰年不成其為君荼既踰年不奪其為未成君而弑必有

如商人者焉然後以義斷之故以商人君舍當立必有如陽生者焉然後以人正之故不以荼君陽生春秋之義深矣陽生之事公羊載景公初欲立舍而乞從之陽生以問乞乞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立必殺正者則陽生固正矣左氏言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而請之景公不從公疾高國立荼寘羣公子于萊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吾以兩傳叅之燕姬者

嫡夫人也既生子不成而死則景公無嫡子矣所謂羣公子者皆庶子也陽生長而荼幼此諸大夫所以不欲立荼而陳乞以陽生為正葢無嫡則立長者正也荼死雖陽生為之而以陳乞主弒者陽生君而荼廢矣陽生既當立則義不可以君荼又不可以陽生而没荼之弒故推其本而加之乞則春秋葢正陽生也穀梁曰陽生入而弒其主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此其說是也公羊謂以當國之辭爲諼也失之矣葢公羊不知立子以長之義也

楚靈王之死觀從矯蔡朝吳之命而名公子比于晉與之盟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禄而以公子比爲王靈王聞之而縊春秋不坐觀從書楚子比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于乾谿陳乞名公子陽生于魯誣鮑牧而强與之盟以立陽生陽生立而殺孺子荼春秋不以陽生當弒而書陳乞弒其君荼者觀從陪臣也不得君其君

能為亂而已矣雖嬌朝吳之命而名比使比而不從觀從能自為亂乎觀從不能殺太子祿而立公子比則靈王遷延于外猶未至于死則弒靈王者非觀從所能為比為之也陳乞齊之執政也使荼不當立而陽生當立則其初以死爭之可也既不能正而與高國共立荼矣則荼乞之君也乃偽事高國而去之卒逐二人而名陽生此豈陽生所能自為者乎陽生與荼不能兩立塗之人所知也未有陽生立而荼可全者則弒荼者非陽生

所能為陳乞為之也君子之斷獄如是其微雖有大奸大惡無所遁其情不知者以彼初不聞其謀與乞泣而對朱毛以為可免也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是之謂乎

宋公滅曹書入而不書滅此學者之所甚疑蓋因伐曹將還曹人詬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其事本左氏以為未足信然曹之滅見于公羊及史記皆同非特左氏一人之言也或者以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例推之以為但擄其君爾而曹實未嘗滅則于他書無據未可以臆斷故吾以為此春秋之義蓋經之筆削有因事而著法者雖不盡以實見而其為法者大亦終不沒其實以其為目者自後可以考也故宋未滅號而前言滅下陽不嫌于速楚已入陳而後書入陳不嫌于緩滅與入之實固在但抑揚之不同爾然則曹已滅而不言滅猶之盂之會執宋公者實楚子也不與楚子得執宋公故分之在會之諸侯槩言執宋公則此不與宋之

滅曹故不言滅但記其入曹而執曹伯亦其義也入與滅本一事以重書則記滅不記入以輕書則記入不記滅但斷此春秋遂終不然其滅亦必有以見之也

左氏記弑君而以疾赴春秋從而書卒者三吾信其一而不信其二信者楚麇也不信者鄭髡頑齊陽生也或曰事皆出于左氏何可以決擇為異乎曰吾于左氏駁而不信者不獨陽生也凡左氏所載事後世所宜據也然必覈其本末而有驗參于經而合然後其義之有所

在左氏所不及者可以經求之不害其與經異若覈之于本末而無驗參之于經而不合考之于義無所在徒曰以赴告為辭則復何取于經乎麋之事吾以圍之前見者知之亦以見于慶封之飾辭非吾敢臆決而髠頑與陽生皆無他見獨左氏云爾經既無異辭事又無自來從為之告則不可强之為義則無説則吾何信乎或曰髠頑則然陽生先以季姬之故請師于吳欲以伐我及季姬嬖而辭師吳子怒故復與我伐之齊人用是弒

陽生赴于其師如崔杼之弒莊公以說晉也此亦不然齊以陽生赴吳吳師不退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而還則齊固不畏吳也崔杼之弒莊公蓋以說晉為辭爾非實為晉也陽生未見齊人有欲弒之者而吾自能敗吳齊何懼而遽弒其君乎

哀公用田賦季康子之為也左氏記季康子初使冉有問于孔子之言與春秋外傳所載雖異而實同哀公之賦不用此乃推丘以上之賦而均之夫屋井邑之民經

固書用田賦矣葢是時自季氏作三軍之後凡國中之賦皆入于私室其存于公家者無幾而季康子又率其意而妄取之故夫子以為若子季孫欲行而法也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左氏外傳所記畧同則論語所謂季氏富于周公者謂其所取多于周公之舊典而學者乃以貧富論周公周公豈以富稱者哉冉求不能救故哀公遂行書于春秋欲吾徒共暴冉求之罪則言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地貢之外又計口出泉鄭氏以漢法凖之言漢筭民泉謂之賦以為固古之舊名則太宰之九賦也諸侯與三等采地亦各有賦皆斂之于其君而貢于王然九賦言財賄則非特泉而已鄭氏謂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其理宜然矣以其為常賦故立之為定名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乃征之則縣師稍人所言者是已鄭氏注小司徒以司馬法推畿内采地自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積十井為通合三十家出馬一匹

士一人徒二人十通為成合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杜氏注作丘甲以邦國井田自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合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合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法雖未必盡然大體或不過是以其非常賦故不立為定名時賦取之而已要之先王軍賦皆成于乘乘者甸之所出也甸方八里司馬法積十井為通積十通為成成方十里則井田之甸而多于甸二里

者包溝洫在其閒也采地之成邦國之甸均于出革車一乘則其數同矣故稍人言丘甸之政令禮言惟社丘乘供粢盛或謂甸為乘者以賦所出名也軍賦皆成于乘則凡師旅之事當自甸為之而成公作丘甲子產作丘賦皆不本于甸而本于丘此其所以為厲民也

賦有口賦有軍賦口賦常賦也鄉大夫國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是也公言二吾猶不足者是已成公作丘甲則軍賦也甲者甲士

也古者謂甲士皆為甲如鄭子孔言以子革子良氏之甲守臧孫紇言甲從已聊叔紇言帥甲犯齊師楚商臣言以宮甲圍成王趙鞅言晉陽之甲王子朝言郊要餞三邑之甲者是矣軍賦成于乘而後始出甲士三人今以丘為之舉甸之法而加之丘也作者猶縣師言作其衆庶稍人言作其同徒輦輦者也左氏以為有齊難葢因難作而起之用已則止非若稅畝遂常行而不廢故不言初而穀梁以為甲冑之甲謂使丘民為農而為工

之事誤矣夫茍以農為工之事則井邑與甸之民皆可為何獨施于丘乎哀公用田賦亦軍賦也軍賦自丘而上方出馬一匹牛三頭則自丘而下為邑為井為屋為夫者皆未有賦今推丘以上之賦而均之夫屋井邑之民此所謂田賦也蓋畝百為夫一夫受田百畝至于邑皆井田之民以其通夫屋井邑皆賦不可為一名故總謂之田左氏與國語載孔子告冉有之言雖不同而其詳皆可考左氏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

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冐無猒則無以田賦將又不足所謂丘亦足矣者自丘而上牛馬之正賦也國語曰先王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入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過也是所謂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者自丘而上以夫家之衆寡而為賦者也所謂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者自丘而下量出其

地之所有而不為賦者今所出不過前三物物而使之出同徒輦輂牛馬之賦則非古矣故皆言非周公之法蓋作丘甲者猶止徵其人而用田賦者又徵其物自百畝之田無有免者則尤有甚于丘甲者也

昭公夫人稱孟子吳姬姓子子姓婦人以字繫姓則夫人不當繫宋姓三家皆不為說惟杜預以為謂之孟子若宋女吾初不敢以為然既而求子之義而不得至論語陳司敗之言曰君娶于吳謂之吳孟子而禮坊記云

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後翻然知
諱不言姬氏而曰吳孟子者昭公也去吳號而存其為
孟子者春秋也葢昭公之諱娶同姓不敢正其名曰夫
人姬氏故冒宋姓以子稱而又畏吳不敢廢其國號故
復繫之吳夫不去國號而冐之宋是自暴也則存宋子
之稱以著其失而去吳號以全其諱者孔子為之義也
鄭氏謂孟子為且字其為哀公謚孔子曰尼父亦謂之
且字猶云姑以是為言爾非正字也或曰人姓可以改

乎是史之闕文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厚別也以春秋改之則不可昭公改而春秋因之則可春秋因文以為義者也或曰昭公娶同姓可謂大惡孰有大于文不諱而不書曰是安得不書夫人之惡孰有大于文姜之孫哀姜之喪還春秋且據其實而不敢没況孟子乎然君不君臣不可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不子春秋之教也娶于同姓昭公之罪吾國人安得弗夫人乎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春秋書曰孟子卒而不書

夫人孔子去之也昭公不敢請于天子自不稱夫人不稱夫人自不得言小君則雖欲書夫人可乎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蓋魯人亦不以夫人喪之則季氏之為也孔子則不然吾君既已妻之矣諱而不夫人之可也吾國人不夫人之不可也故孔子雖老而弔季氏季氏不絻絰而拜以從主人之制乃孔子則以為當絻者春秋書孟子卒之義也吾故言春秋諱國大惡未有全没而不書者必婉其辭而微見之此

之謂也

左氏載吳以子服景伯之言不以哀公見晉侯既而悔之囚景伯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以世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杜預謂吳人信鬼故以誑之趙氏非之以為事同兒戲此與左氏載狄人敗衛懿公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三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其事適同杜預亦以蠻夷畏鬼故恐之以當禮

神且趙氏疑吳方與晉爭長必不肯率魯以見晉此既不然則景伯之事亦誣矣豈當時有因緣衛事而為之說者乎然此哀公時事也若左氏親見之必能辨其妄今既書之則左氏非哀公時人亦可見矣

西狩獲麟更東漢讖緯之後妖誕之說固不勝闢亦不必闢特三家各為異論實有以啟後世說者之妄則不得不辨葢是哀公從禽西郊而獲麟爾其義則孔子為之也周之春夏之冬也春自狩之時先王以仲冬教大

閱遂狩田以享蒸哀公非志于武事不得與桓公教大閱同辭故與春狩于郎一施之乃不曰地而曰西不使麟得為地有不言公狩不使麟得為公獲而後因麟以起法也春秋所致意也而左氏謂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而後取之若然是叔孫氏之獵而其車子得麟也何以名狩乎穀梁謂引取之于其地非狩也非狩而曰狩以大獲麟也此蓋拘狩于郎于禚之例不知狩實非一地也此為春

秋之變文若非狩而言狩是虛加之也公羊謂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蓋微者何為以狩言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公羊言薪采未必有意而為讖緯者遂附成其說以麟為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為漢興之象其言經遂至此乎此皆三家畧知經絶于此為孔子所深致意而不知其說故各以其意妄言其事也詳公羊言麟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孔子聞其獲而曰孰為來哉是徵得其旨而不終其説古之聖人欲顯其道而不能以迹示人者未嘗不取類于物其在周易則謂之象乾以龍象聖人而潛見飛躍之節可求矣漸以鴻象賢者而進退邪正之義可明矣孔子非有意于麟而麟適獲因之以傷其道有不得而言者也明矣姑著其實而絶筆于是而已矣顔淵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拭面沾袍之事又安可謂之無歟

春秋考卷十六

春秋考原跋

右春秋讞攷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為新經之説禍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為諱有年矣是書作于絶學之餘所以辟邪説黜異端章明天子遏止人欲其有補于世教為不淺也公之玄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葢有意于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開禧乙丑九月一日秘閣校勘文林郎南劍州軍事判官真德秀謹跋案此乃讞考傳三書總跋當在石林春秋傳後

今傳之刻本不載是跋仍
依永樂大典本附編於此